

# 周良材驾鹤西归纪实（下）

（2012-6-27）

## 九、往生期间继续助念，神谕指导身后诸事

从凌晨4点55分至下午3点，十多个小时，我们未碰他的遗体。期间，助念团全体人员继续在他遗体旁轮班为他助念。由于当天上海气温33度，为保护遗体，中午房间里开了空调。



当天上午8点15分，大同师尊来电，再次强调：八小时之内不要触碰遗体。

师尊在作上述布置时，接到我父亲的信息：师尊放心，我很好，在排队，等一下我就要进门了，现在在门外排队。

往生十小时后，我们才动父亲的遗体。这两天父亲由于大小便弄脏了身上的新衣服，需给他重新换。在换衣服时，发现身体有一点僵硬，但还是可以穿上的。

5月5日下午，我们向师尊咨询下面四个问题：

1、既然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是否还要做七？是否还要佩戴黑纱？



- 2、纸钱及衣物等是否要烧给他？
- 3、遗体送到殡仪馆后，是否就入棺火化？
- 4、什么时候落葬合适？

5月5日晚上9点左右，师尊来电，传达了有关上述问题的神谕：

- 1、（一个图像）：有位神手里拿着三支香说：做七的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戴黑纱不能免俗，要有礼仪。
- 2、生前的衣物是否要烧，凤凰园要订个惯例。该做就做，就是他上去了，不需要，烧给其他亡灵用，也是功德。
- 3、遗体送到殡仪馆后，什么时候火化，照章办事。
- 4、遵古法办（指合葬），冬至下葬。

#### 十、往生灵魂接受审判，天神传话划入仙籍

5月6日下午2点10分左右，殡仪馆来接遗体时，我们意外发现遗体变软了。这时离往生已过去了三十三个小时。工作人员说，七、八个小时还是软的就很少了，除非是同佛有缘的。

他们毕竟是见多识广，一语道破“天机”。

在我父亲往生后不久，师尊告诉我，我父亲正被关在冥间的“候审室”。这是一间有铁栅栏的屋子。他双手抓着铁栅栏，非常紧张。他笑别人生之后，原以为会直接升天，没有想到竟然要到阴间接受严厉审判。由于心理上没有准备，不知命运归属何处，因此非常不安。

我父亲的灵魂说：“早知道还要审判，当初在人间的时候就应该多做些善事啊！”

我父亲的这句话，应该给我们这些尚在人世的人以充分的警醒和启示吧！

5月6日晚上，师尊来电：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消息出来了：

（图像、声音）：一轮明月，绿竹林。一位天神传话：周良材已划入仙籍。

周良材张开双手向上，高兴地说：我通过审判了！

浙江的朱师姐也在5月6日晚电告大同师尊：她从天眼里看到，福禄寿三星，还有菩萨、天使同时出现在我父亲旁边。

5月5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上海的叶师姐在睡觉时被念佛声惊醒，她当时预感到我父亲可能即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5月29日晚，重庆李师姐来电，说重庆的赵师姐在5月5日夜里的功态中，隐约听到佛乐的声音，由近而远，闪烁着一朵白莲随风飘去。她想：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会儿，南海观音菩萨对她说：周良材到极乐世界去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那段时间，重庆的师姐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我父亲生病住院、园友们为他临终助念以及往生的消息。

我父亲往生后，上海的方师姐也接到我父亲的信息：谢谢园友的帮助，我成功了！

在这期间，还有一些园友分别接到了我父亲往生前后的各种信息，不再一一赘述。

#### 十一、火化仪式天舞相送，遗体超软佐证成仙

现在倒过来想，父亲被判列入仙籍也许就是他的遗体由硬又变软的原因所在吧。也就是说，在尚未审判前，遗体是略有僵硬的，当然不像普通人那样很硬很硬，而通过天庭的审判列为神仙之后，他的遗体就一下子柔软了。个中的原因，以人类现有的观念、在宇宙中的层级以及些微的科技和医学知识恐怕还无法解释，但这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殡仪馆来接遗体时，离往生的时间是三十三个小时左右，这也是医学界通常认

为的三十小时左右遗体会变软，然后再恢复僵硬的时限。



为了甄别究竟是普通人正常的遗体软硬变化规律，还是因为成仙后出现的神奇现象，就必须要对遗体的软硬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好在我们定的火化时间在头七，也就是一周后的5月12日，这样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观察，同时也能以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感觉得到的现象，以及能接受的事实来间接确认和佐证我父亲往生的情况。

因此，在离我们预定的5月12日火化的日期还有5天的时间里，我急于想知道父亲的遗体是否仍继续保持柔软？

于是我便与殡仪馆联系，希望能到停尸房去跟踪拍摄父亲的身体情况。工作人员去看了以后认为，由于这几天气温较高，遗体都冷藏处理，外人走进走出可能会影响保存。而且他们认为，我父亲的遗体似乎已经



变硬了，建议还是在火化仪式时再看吧。

我当时就对遗体变硬之说不很相信，但也没办法。于是这个悬念一直留到5月12日火化仪式的那一天。

由于父亲再三告诫不要举行追悼会，因此我们严格按他的要求行事。根据殡仪馆的规定，遗体火化前一定要租一个场地入殓。于是我们就请了帮我父亲护理及助念的部分园友，作最后的送别。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个火化仪式（常人一般称之为告别仪式）完全是超凡脱俗，别具一格，没有任何哀悼、悲伤的气氛，只有喜庆和欢乐的场面。在仪式的布置方面，横幅是“恭祝周良材师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对联是“笔耕不辍，浩气长存”。

仪式的重头戏自然是大家一起验证我父亲的遗体是否还柔软，以及柔软的程度？

这时，离父亲往生已整整一周。按常理，遗体已不可能再柔软了。可当我将手伸进棺木内时，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冷藏室的凉气，接触到他遗体时，结果是非常非常的柔软，



软到可以同大家一起跳天舞。我把他的手足都分别举起来，本想将他的身体也抱起来，后来被大家劝阻了。这时，连见多识广的殡仪馆工作人员也非常诧异，连说从来没有听说一周后从冷藏室出来的遗体竟会这样柔软，更没有见到过。

验证完遗体后，我们播放了《天上的西藏》乐曲，跳起了欢快的天舞，最后送别我父亲。

不久，方师姐接到我父亲的信息说：你们围着我跳舞，我在天上看着你们，很开心。

## 十二、戏剧人生圆满谢幕，在天有灵祥云缭绕

我父亲干了一辈子的戏剧工作，也许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笑别人生的谢幕才是最富戏剧性的！人生如舞台，他穷毕生之智演绎了一出真正的大剧。无论从哲学、天学、佛学、医学、文学等诸多领域都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为了使父亲的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也为了给世人传递宇宙的信息，

# 敬告

上海市戏剧家协会  
**周良材**先生于2012年  
5月5日凌晨4时55分笑别  
人生，享年83岁。

遵其嘱托，不设灵堂，  
不开追悼会。遗体于今日  
上午火化。万分感谢各方人士、亲朋好  
友对其今生今世的关爱！



 子周靖南携全家拜谢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我在火化仪式当天5月12日的上海《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上分别刊登了他笑别人生的《敬告》。这是一份非常特别的告示，秉承他所推崇的一贯风格，通篇没有半点哀愁悲痛的影子，有的只是淡泊潇洒的意境。

人固有一死，人的一生在累世的轮回中是极其短暂的。关键是这一生这一世是否净化和提升了你灵魂的能量场？是否在向高维生命的修行中积累了相应的功德？一句话，是否为你的下一站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父亲一生崇尚科学，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之所以如此从容、无畏，基于他对人天科学的信赖，对凤凰园和师尊的至诚。而这种信赖和至诚也是基于二十年来他目睹凤凰园在生命科学领域不一般的研究成果。正是这种信赖和至诚，推动他走向最后的成功！



也因为如此，当年与他同时学习凤凰园，二十年来又经常相互交流的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师姐在获知我父亲的神奇故事后说，我完全相信，凤凰园真了不起，师尊真了不起！

同时，我父亲也践行了我们周氏家族的祖训：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行善、积德、修身、读书。这一镌刻在他和我母亲墓碑上的数十代人用生命书写的文字。

记得父亲曾经跟我讲过这么一个小故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个剧团在排戏时，编导为了形象地表达剧中人物两地间的思念之情，设计了一个类似于现在的可视电话的场景，即演员在舞台上边打电话边能对方进行视觉和形体交流。结果，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这是违背科学原理、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的体现，相隔数千里的两个人怎么可能面对面地通话呢？因此是极不严肃，极不科学的，也是非常荒谬的。父亲说，当时这种批评之声似乎非常理直气壮，完全站得住脚。但在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无疑已成为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笑料。这种批评别人荒谬的观点，到头来恰恰是印证了自己的荒谬。而这，仅仅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倘若再过个一、二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时下言之凿凿在批判的所谓“荒诞不经”的事情，也会不会沦为历史的笑柄呢？

两三年前，报上曾刊登了一则头版新闻，主要内容是我国生命科学研究已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父亲当时就感叹道，我们的生命科学理论自古以来就是引领世界，傲视群雄的，怎么现在却会落后于别人了呢？关键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是置祖先经典科学于不顾，盲从西方的所谓现代科学。而在现代科学领域却又只能拾人牙慧，亦步亦趋。岂有不落后之理！

在此，衷心地希望研究生命和宇宙科学的专家、学者们，要以民族经典科学理论为基石，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不但要研究看得见、摸得着的细胞和肉体，更要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波和灵魂；不但要了解三维空间，更要了解多维时空。正如我父亲在《伪“神父”伪“牧师”能否妄批“和尚”？》一文中所举的两个例子那样：17世纪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从法国传教士鲍威特手中搞到一本中国《易经》，他惊奇地从阴阳八卦中发现了二进制原理。于是欣喜若狂地写出了论文《论中国伏羲二进位制级数》，紧接下来就以此原理制造了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为了报答中国的恩情，他特地复制了一套献给当时清代的康熙皇帝。上世纪20年代，与爱因斯坦齐名的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Bohr1885-1962]在创立量子力学的过程中，对光的微观粒子测不准；时而出现有形粒子性，时而显示无形波动性，极不稳定；之后又进一步发现电子等其他微观物质都是如此，深感苦恼。哪知一到中国，看到太极图与阴阳学说，恍然大悟。才知原来任何物质均具有阴（看不见的波）与阳（看得见的基本粒子）两种属性。于是茅塞顿开，回国后创立“波粒二象性学说”，举世为之瞩目，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丹麦王国也引为自豪而封他为爵士，为了感谢中国，他毫不犹豫地吧阴阳八卦图作为爵士纹章以志永久纪念。

而我们作为阴阳五行学说创立者们的嫡传子孙，哪有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之理？哪能守着祖宗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经典科学宝藏视而不见，却满世界去寻找所谓“理论依据”的道理？

我们只有从阴、阳两方面来深入探究灵魂与肉体、时间与空间、低维与高维的关系，才能真正揭开生命与宇宙之谜。

最后，叫我不带上一笔的是，在我前几天刚刚完成本文初稿的一刹那间，眼前突然祥云缭绕，用肉眼就能清晰感受得到。这是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景象，仿佛父亲腾云而至，又仿佛、天神眷顾垂怜，实在是令人惊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此，我确信我父亲已获得生命的升华！

感恩天神！

感恩师尊！

感恩凤凰园的师兄弟、师姐妹们！

感恩在我父亲的一生中指导、支持、帮助和批评过他的各位长辈、领导、同事以及亲朋好友们！

（结束）

（中国）周靖南